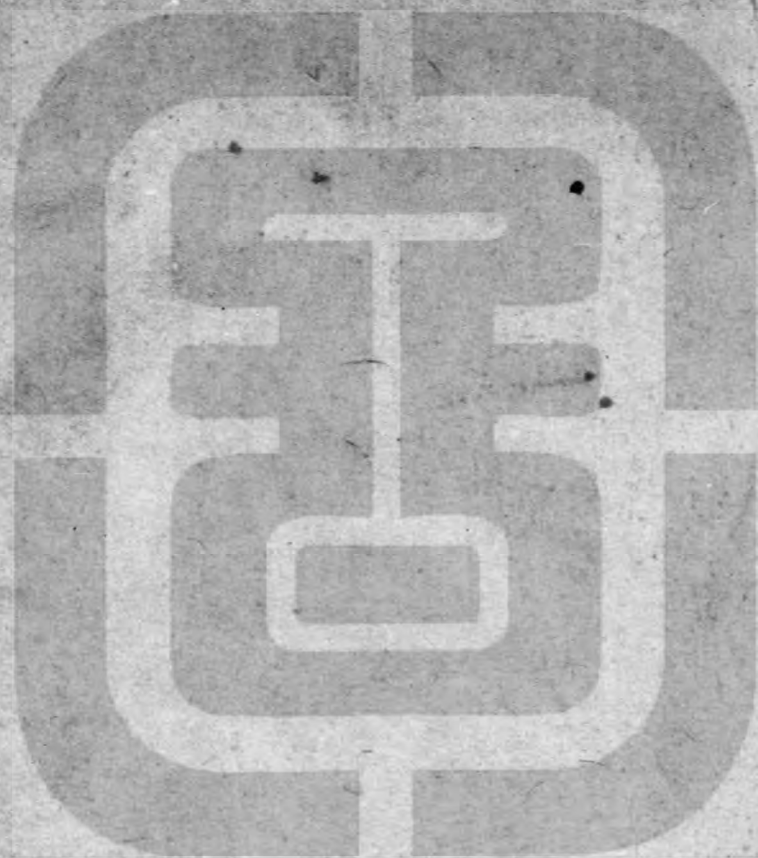


詩話總龜



後集

詩話總龜

卷十一之卷二十  
計九十六頁



詩話總龜卷第十一

評論門

翰苑作春帖子往：秀麗可喜如蘇子容云璇

霄一夕斗標東灑灑晨曦照九重和氣薰

風摩蓋壤競銷金甲事春農鄧伯溫云農

曦灑灑上簾櫳金屋熙：歌吹中桃臉似知

宮宴早百花頭上放輕紅蔣穎叔云昧旦求

衣向曉雞蓬萊仗下日將西花添漏鼓三聲

遠柳映春旗一色齊梁居旣詩云東方和氣





斗回杓龍角中星轉紫霄聖主問安天未曉  
求衣親護玉宸朝皆佳作也余覘定詣夫新春  
詞四首其一云春色應隨步輦還珠旒玉几照  
龍顏紫雲殿下朝元罷便領東風到世間其  
二云春風細拂綠波長初過層城渡建章草  
色未迎雕輦翠柳梢先學赭衣黃其三云  
晴暉散入鳳凰樓一行珠簾不下鈎漢殿闌簷  
雙彩燕并和春色上釵頭其四云小池春破玉玲  
瓏聲觸簾簾鈎漸好風閑繞欄杆描花樹春痕

已着半梢紅覘此四詩與帖子格調何異豈久  
於翰苑而筆端自然留熟耶 丹陽集

張籍韓愈高弟也愈嘗作此曰足可惜贈之八  
百餘言又作喜侯喜至之篇贈之二百餘言又  
有贈張籍一篇二百言皆不稱其能詩獨有  
調張籍一篇大尊李杜末章有願語地上  
友經營無太忙之句病中贈張籍一篇有半途  
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  
幢之句醉贈張澈有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雞



群之句則知籍有意於慕大而實無可取者  
也及取其集而讀之如送越客詩云春雲剡溪  
口殘月鏡湖西逢故人詩云海上見花發瘴中  
聞鳥飛送海客詩云入國自獻寶逢人多贈  
珠紫掖發章句青闈更詠歌如此之類皆駢  
句也至于語言拙惡如寺貧無施利僧老足  
慈悲收拾新琴譜封題舊藥方多申請假  
牒祇送賀官書此尤可笑至於樂府則稍超  
矣姚祕監嘗稱之曰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

白太傅嘗稱之曰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由  
是論之則人士所稱者非以詩也丹陽集

應制詩非他詩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於典寔  
富艷尔夏英公和上元觀燈詩云魚龍曼衍  
六街呈金瑣通宵啓玉京冉遊塵生輦道遲  
遲春箭入歌聲宝坊月皎龍燈淡紫館風微  
鶴啖平安罷南端天欲曉回瞻河漢尚盈  
王岐公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宝  
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



京春酒霑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材一曲昇平人  
共樂君王又進紫霞盃二公雖不同時而二詩如  
出一人之手蓋格律當如是也丁晉公賞花釣魚  
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胡  
文恭云春暖仙羹初羅靡日斜芝蓋尚徘徊鄭  
毅夫云水光翠繞九重殿花氣醲薰萬壽盃  
皆典實富艷有餘若作清癯平淡之語終不

近尔同上

顏延之謝靈運各被旨擬北上篇延之受詔即成靈

運久而方就梁元帝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  
能者謝朓雖有能速多寡之不同不害其俱也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而楊文公  
與三鼎五綽號江東三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  
類謂之西崑体大率效李義山之為豐富藻  
麗不作枯瘠語故楊文公在至道中得義山詩  
百餘篇至於愛慕而不能釋手公嘗論義山  
詩以謂包蘊宏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多愈  
出鑽弥堅而酌不竭使學者少窺其一班若滌腸



而浣骨是知文公之諸詩得於義山者為多  
矣又嘗以錢惟演詩二十七聯如雪意未成雲  
着地秋声不斷鴈連天之類劉筠詩四十八聯  
如溪牋未破冰生硯爐酒新燒雪滿天之類皆  
表而出之紀之於談苑且曰二公之詩學者爭慕  
得其格者蔚為佳詠可謂知所宗矣文公鑽  
仰義山於前渾詠錢劉於後則其體制相同無  
足恠者小說載優人有以義山為戲者義山服  
藍縷之衣而出或問曰先輩之衣何在曰為館中

諸學士搦搯去矣人以為笑

並同上

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過有物敗之則失之矣

故昔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

而所謂亂思蕩思者言敗之者易也鄭榮詩思

在灞橋風雪中馭子上唐永詩所遊歷不出三百

里則所謂思者豈尋常咫尺之間所能發哉前

輩論詩思多生於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

如往、出乎埃壚之外苟能如是於詩亦庶幾

矣小說載謝無逸問潘大臨云近日曾作詩



否潘云秋來日：是詩思昨日挺筆得滿城風  
雨近重陽句忽催租人至今人意敗輒以此一句  
奉寄亦可見思難而敗易也 同上

米元章賦詩絕人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掩之也如  
不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云久陰障奪佳  
山川長瀾四溢魚龍淵衆看李郭渡浮玉晴風  
掃出清明天頗聞妙力開大施足病不列諸方仙  
想應蒼壁有垂露照水百恠愁寒烟栖雲閣  
云雲出救世早澤浹雲尋歸入石了不見豐切已

如遺龍騫存復起抱石明幽姿雲乎無定所  
隱者何當栖如此二詩殆出翰墨畦逕之表  
蓋自邁往凌雲之氣流出非尋規索矩者之  
可到也 同上

韓退之調張籍詩曰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  
魏道輔謂高至酌天漿出至於拔鯨牙其用  
思深遠如此波獨未讀送無本詩尔其曰吾嘗  
示之唯勇往無不敢蛟龍弄牙角造次欲手攬  
衆鬼囚大幽下觀齧元窟言手攬蛟龍之角下



觀衆鬼之窳皆難事而無本勇往無不敢蓋作文以氣為主也則調張籍之句無乃亦是意乎  
余襄公靖嘗在契丹作胡語詩云夜筵沒邏臣拜洗兩朝厥荷情幹勒微臣雅魯祝君統聖壽鉄擺俱可忒沒邏言後盛拜洗言受賜厥荷言通好幹勒言厚重鉄擺言高高也沈存中筆談載刁約使契丹戲為詩云押燕移離畢春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案賜十貌狸皆紀寔也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如執衣防

閻人匹裂小木罌以色綾木為之如黃漆貌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以為珍膳味如狍子而脆二詩可作對故表而出之同上

孟郊詩云食薺腸亦苦強歌声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許渾詩云萬里碧波魚恋釣九重青漢鶴愁籠皆是窮蹙之語白樂天詩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濶與二子殆霄壤矣青箱雜記載李泰伯一絕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斷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更被暮雲



遮訊者曰此詩意有重：障礙李君其不偶乎  
後果如其言 同上

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  
骨此所以為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  
撼曉幾多枝恨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紅梅  
詩認挑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恨其粘皮骨也  
能脫此二病始可言詩矣劉夢得稱白樂天  
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棄刀尺世人  
方 欲相從行 四維無處覓若能如是雖終

日斲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於  
規矩之中而其迹未嘗滯也山谷嘗與楊明  
叔論詩謂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百戰百勝如孫  
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銳如甘蠅飛衛之射捏聚  
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殆一轍矣 同上

余讀許渾詩獨愛道直去官早家貧為客多  
之句非親嘗者不知其味也贈蕭兵曹詩云客  
道恥搖尾皇恩寬犯鱗直道去官早之寔  
也將離郊園詩云久負辭國遠多病在家稀



家貧為客多之寔也 同上

蘇養直清江曲見賞於東坡以為與李太白無異  
所謂屬玉瓊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是  
也既為前輩所賞名已不沒而又作後清江曲  
一篇豈養直尚無惡其少作也所謂呼兒極浦  
下筌箸社瓮欲熟浮蛆香輕篔簹浙瀝鳴秋雨  
日暮乘流自相語此等句前清江曲似未到也  
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踣之中亦不忘于製述蓋  
性之所嗜雖鼎鑊在前不卹也况下於此者乎李

後主在圍城中可謂危矣猶作長短句所謂  
櫻桃落尽春歸去蝶翻金粉瓊飛子規啼月  
小樓西文未就而城破蔡約之嘗親見其遺藁  
東坡在獄中作詩寄子由云是處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獨傷神猶有所託而作李白在獄中  
作詩上崔相云賢相燮元氣再欣海縣康應  
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猶有所訴而作是皆  
出於不得已者劉長卿在獄中非有所託訴也  
而作詩云斗間誰與看冤氣盈下無由見太



陽一詩云壯志已憐成白髮餘生猶得發青春  
一詩云治長空得罪夷甫不言錢又有獄中見  
画佛詩豈性之所嗜則縲紲之苦不能易雕  
章續句之樂歟同上

杜牧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半消自將磨洗認  
前朝東風不與周即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李  
義山集中亦載此詩未知果何人所作也同上

詩話摭龜卷第十一終

後集

詩話摭龜卷第十二

後集

評論門

或問鄭縈相國近有詩否荅云詩思在灞橋風  
雪中驢子上此處那得之北夢瑣言載縈雖有  
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及登庸中外驚駭太原  
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於攘却縈請於文宣  
王謚號中加一哲字其不完時病率此類愚謂  
此人止可置之風雪中令作詩也若溪詩話  
王夷甫蔡景節並號口不言錢二子皆因弊孺



之者行以其妻貪恠贖化員至藉俠士季陽以  
惧之搏在臨海其婢納女巫之賂為百姓極登聞  
鼓其絕口蓋有由然如子美張籍皆兒散寫乞  
錢書太白頻將三十萬尽付酒家錢岑參閑居  
耐相訪正有床頭錢小杜清貧長久一杯錢東  
坡滿江風月不論錢山谷青山好去坐無錢曾  
不害諸公之高也同上

孟郊詩最淡且古坡謂有如食蟻越竟日嚼  
空齧退之論數子乃以張籍學古淡東野為

天葩吐奇芬豈勉所長而諱所短抑亦東野  
古淡自足不待學耶同上

武元衡詩不多集中有酬嚴司空荆南見寄詩  
兩篇一云金貂再領三公府玉帳連封萬戶侯一  
云漢家征鎮委條侯虎節龍旌居上頭皆續  
以簾捲青山巫峽雨烟開碧樹渚宮秋第三  
聯一云劉琨坐嘯風清塞謝眺題詩月滿  
樓一云金笳曾掩故人淚麗句初傳明月樓  
皆續以白雪調高歌不得美人相顧翠蛾



愁人訝其大同余謂乃元衡刪潤之本集中  
兩存之尔當以前篇為正後篇誠未正也

丹陽集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制鯨手也余觀太白古風  
子美偶題之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  
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  
戰國多荆棘則知李之所得在雅杜云文章  
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  
則知杜之所得在騷然李不取建安七子而杜  
獨取垂拱四傑何耶南皮之韻固不足取而王

揚盧駱亦詩人之小巧者尔至有不廢江河萬  
古流之句褒之豈不太甚乎

丹陽集

少游贈坡詩云節毛零落毡食雪辯舌縱橫印

佩金語太不等子瞻訊集句云天邊鴻鵠不

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此詩正數此

黃常明詩話

東坡文章妙一世然在掖垣作呂吉甫謫詞繼而

呂復用遂納告毀抹在翰苑修上清儲祥碑繼  
而蔡元長復作遂遭磨毀非待此也蘇叔黨  
云昔公為藏經記云傳於世或以為非在惠州



作梅花詩至有以為笑此皆士大夫以文鳴者  
其說能使人必信乃謬妄如此信知識古戰場  
文者鮮矣子由嘗跋東坡遺藁云展卷得  
遺草流涕濕冠纓斯文久衰弊流淫自為  
清科斗藏壁間見者空歎驚廢與自有  
時詩書付西京韻語陽秋

嘗恨王子猷作此君語輕以姓名者告人遂使  
庸夫俗子妄意其間酷坊茗肆適以污累之  
謫仙云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此理信然

和靖招靈魂云百千出勝無人見說向吾師是  
洩机東坡此味只憂兒輩覺逢人休道北  
窓涼人生此樂須天賦莫遣兒曹取次知使  
子猷知此必鉗其喙也 岩溪詩話

老杜畏人有云門遙從捧草無心待馬蹄又直  
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將遺物離  
人矣峇嚴入乃云只須伐竹開荒徑拄杖穿  
花聽馬嘶又有草萊無徑欲教鋤亦如厭  
就成都卜而云憑將百錢卜漂泊問君平自



智者觀之則為遊戲篇章得大自在俗亡  
拘泥則前後不相應也東坡荅林塘云古今正  
自同歲月何必書遊香積山又云尋幽恐不絕  
書版記歲月蕭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閑  
曠之志子惠基謂所親曰須昏嫁畢當歸  
老舊廬故元次山招陶別駕云無惑別昏  
嫁竟為俗務牽退之云如今便可爾何用畢

昏嫁目上

杜茅屋為風雨所破歌云自經喪亂少睡眠長

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  
寒士俱懽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  
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白樂  
天新製布裘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  
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綾襖成云百  
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為念  
農桑苦耳裏如聞飢凍聲爭得大裘長  
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皆伊尹自任一夫不  
獲之辜也或謂子美詩意寧苦身以利人



樂天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為  
難然老杜飢寒而憫人飢寒者也白氏飽暖  
而憫人飢寒者也憂勞者易生於善慮安  
樂者易失於不思樂天疑優或人又謂白氏之  
官稍達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語在前而長慶  
在後達者宜急卑者可緩也前者唱導後  
者和之耳合而論則老杜之心蓋賢矣

碧溪詩話

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間閔秦隴負薪採拾  
舖糲不給困躓極矣自入蜀依嚴武始有草

堂之居現其經營往來之勞備載於詩皆  
可考也其曰萬里橋西宅有花潭北莊者言  
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室應年者言其時也  
雪裏江舡渡風前逗竹斜寒魚依密藻宿  
鷺起圓沙者言其景物也至於草堂墅西  
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出深則乞樹木于何少  
府之詩也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  
梅則乞果栽於徐少卿之詩也王侍御携酒  
草堂則喜而為詩曰故人能領客携酒重



相看王錄事許草堂貲不到則戲而為詩  
曰為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蓋其流離貧  
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其經營之  
勤如此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  
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也遣弟檢校草  
堂則曰鷺鳴宜長數柴荆莫浪開寄題  
草堂則曰尚念四松小蔓草易拘纏送帝  
即歸成都則曰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途  
中寄嚴武則曰常苦沙崩損藥園也從江檻

落風端每致意如此及成都亂定再依嚴武  
為節度叅謀復歸草堂則曰不忍竟捨此復  
來雞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屐萬竹踈則其  
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滄徨無依復捨之  
而去以史及公詩攷之草堂断手于宝應之初  
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寓夔州  
雲安縣有此草堂者終始祇得四載而其間  
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  
則安居草堂者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興之



適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  
人也然自唐至今已幾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  
其山川草木禽獸賴公詩以為不朽之傳蓋公之  
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高常之詩話

僧祖可俗蘇氏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也作詩多佳  
句如懷蘭江云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速  
雲一滩贈端師云窓間一榻篆烟碧門外四  
山秋葉紅等句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  
變態少現其体格亦不過烟雲草樹山川鷗

鳥而已而徐師川作其詩引乃謂自建安七子  
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荆  
公蘇黃妙處皆心得神解無乃過乎師川作  
画虎行末章云 憶昔余頑少小時先生教  
誦荆公詩即今老日無新語尚有廬山病  
可師不知何故愛其詩如是也 丹陽集

元和十一年六月武元衡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  
里門遇盜斃于墻下許孟容謂國相橫尸而盜  
不得為朝廷耻遂下詔募捕竟得賊始得張



晏者王承宗所遣此言珍者李師道所遣也初  
元衡策李錡之必反已而錡果反就誅由是  
諸鎮桀驁者皆不自安以致於是劉夢得  
有代靜安佳人怨詩云室駕鳴珂蹈曉塵魚  
文七首犯車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西堂  
歌舞人又云秉燭朝天遂不回路人彈指望高  
臺墻東便是傷心地夜：秋螢飛去來余考  
夢得為司馬時朝廷欲澡濯補劄而元衡執  
政乃格不行夢得作詩傷之而記于靜安佳人

其傷之也乃所以快之歟 韻語陽秋

黃庶字亞夫嘗有恠石一絕傳于世云山鬼水恠

著薜荔初天祿辟邪眠莓苔鈎簾對坐心語  
口曾見漢家池館來人士膾炙以為竒作唐  
張碧詩亦不多見嘗有池上恠石詩云寒安  
數片竒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先生應是厭  
風雷着向池邊塞龍窟我來池上傾酒尊半  
酣書破青烟痕參差翠柳擺不落筆頭  
驚恠黏秋雲我聞吳中項容水墨有高



價邀得將來倚松下鋪却唯憎直難掉  
首空歸不成画二詩殆未甲乙也同上

詩話總龜卷第十二終

後集

詩話總龜卷第十三

後集

評論門

魯直謂陳後山學詩如學道此豈尋常雕  
章繪句者之可擬哉客有謂余言後山詩  
其要在於點化杜甫語尔杜云昨夜月同行  
後山則云勤；有月與同歸杜云林昏罷幽磬  
後山則云林昏出幽磬杜云中原鼓角悲後山  
則云風達鼓角悲杜云古人日已遠後山則云斯  
人日已遠杜云暗飛螢自照後山則云飛螢無



失照杜云更覺追隨。後山則云林湖更覺  
追隨。杜云文章千古事。後山則曰文章平  
日事。杜云乾坤一腐儒。後山則云乾坤著腐儒。  
杜云孤城隱霧深。後山則云寒城著霧深。杜云  
寒花只暫香。後山則云寒花只自香。如此類甚  
多。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者。余謂不然。後山  
詩格律高古，真所謂碌。盆盎中見此古墨  
洗者，用語稍同，乃是讀少陵詩熟，不覺在其  
筆下，又何足以病云。丹陽集

五代史補載羅隱題牡丹云：若教解語應傾國，  
任是無情也動人。曹唐曰：此乃詠女子障子，  
爾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誦唐漢武宴玉  
母詩曰：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  
豈非鬼詩。唐無以答。南史載孝武嘗問顏  
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答曰：莊始知隔千里兮  
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語。之莊應聲曰：延之  
作秋月詩，始知生為久別離，沒為長不歸。典  
論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丹陽集



連綿字不可挑轉用詩人間有挑轉用者非  
為平側所牽則為韻所牽也羅昭諫以沈  
寥為寥沈是為平側所牽秋風生桂枝詩  
所謂寥沉工夫大是也又以沈瀾為瀾沈是為  
韻所牽哭孫負外詩所謂故侯何在淚瀾沈  
是也韻語陽秋 沈寥沈呼決反

萬千詩清潤小巧蓋未升曾劉之堂或者取之  
太過余未晚也王贊嘗稱之曰銀肌滌骨冰  
瑩霞絢嘉肴自將不吮餘雋麗不葩芬苦

不癭棘當其得志倏與神會孫邵嘗稱之  
曰其秀也仙葩於常花其鳴也靈鼃於衆響  
現其所作登靈隱峯詩云山疊雲霞際  
川傾世界東送喻坦之詩云風塵辭帝里  
舟楫到家林此真兒童語也寄喻皃云寒  
蕪隨楚尽落葉渡淮稀而送喻坦之下第  
又云過楚寒方尽浮淮月正沉贈路明府云  
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而贈喻皃又云才吟  
五字句又白幾莖鬚稱心寺中島云雪折停



猿樹岩飛浴鶴泉而寄越上人云窓接停猿  
樹花藏浴鶴泉于使君詩云月中倚棹吟漁  
浦花底垂鞭醉鳳城而送伍秀才詩又云倚  
棹寒吟漁浦月垂鞭醉入鳳城春 其語言  
重復如此有以見其窟也至于野渡波搖月空城  
雨翳鍾白猿垂樹窓邊月紅鯉驚釣竹外溪  
義行相識處貧過少年時等句誠無愧于

孫王所賞

韻語陽秋

杜甫讀蘇渙詩則曰餘髮喜却變白門生黑絲

高適現陳十六史碑則曰我來現雅制慷慨

變毛髮

韻語陽秋

李長吉云我生二十不得意一生愁謝如梧蘭至  
二十七而卒陳無已除夜詩云七十已強半所餘  
能幾何遙知暮景促更覓後生多至四十九  
而卒語意不祥如此豈神明者先受之耶丹陽集  
老杜賦螢火詩云幸因腐艸出敢近太陽飛未  
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似訊當時闈人用事  
於人君之前不能主張文儒而乃如春蠅之點



素也說者乃謂喻小有才而侵侮大德豈不誤  
哉羅隱竊取其意乃曰不思曾腐草便擬  
倚孤光若道通文翰車公業 長其視前作  
愧矣 丹陽集

錢起集前八卷後五卷鮑欽止謂昭宗時有中書  
舍人錢珣亦起之諸孫今起集中恐亦有珣所  
作者余初未知其所據也此見前集中有同程  
七早入中書一篇云不意雲霄能自致空鷲鴛  
鷺忽相隨臘雪新晴栢子殿春風吹上萬年

枝和王員外雪晴早朝云紫微晴雪帶恩光  
遠仗偏隨鴛鴦路為行長信月留寧避曉宜春  
花滿不飛香二詩皆翊所作無疑蓋起未嘗  
入中書也集中又有登彭祖樓一詩而薛能  
集亦載則知所編甚駁也 韻語陽秋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  
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  
歸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蟾蜍影裏清吟  
苦舴艋舟中白髮生之類者是也故造語皆



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之  
逸步後之學詩者儻能取唐人語而掇入  
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速肖之術也余嘗以此語  
似葉少蘊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  
故人来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  
皆佳句也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惡風  
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僕奴  
由是論之作詩者與致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  
可用儻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韻語陽秋

荆公嘗有詩云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  
說燕臺或謂公曰蕭何萬世之功則功字固  
有来處若恩字則未見其出也荆公荅曰韓  
集開雞聯句孟郊云受恩慙始隗則知荆公  
詩用法之嚴如此然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  
闥送青来之句乃以樊噲排闥事對護田豈  
護田亦有所出耶有好事者謂余言一日有  
人面稱公詩謂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  
擾庠桑以為的對公笑曰伊但知柳對桑為



的對然庚亦是數蓋以十千數之也余謂荆公  
未必有此意使果如好事者之說則作詩步  
驟亦太拘窘矣錢起送屈突司馬詩云星飛  
隴統驥箭發魚日連書人多稱其工余恨龐  
統驥出處無星字而魯連書有箭字也趙給  
事晚歸不遇詩忽看童子掃花處始愧夕  
即題鳳來前句不用事後句用二事皆非律  
也丹陽集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

李白詩云白髮三千丈綠愁似箇長荆公點化  
之則縑成白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遙望洞庭  
山水色白銀盤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  
惜不當湖水面銀盤堆裏看青山孔稚圭白  
茅歌云山虛鐘響徹山谷點化之云山空響  
筦絃盧仝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云  
小山作友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  
此丹陽集

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云竹影金瑣碎金瑣



碎者日光也恨句中無日字尔余謂不然杜  
子美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尽黃榆綠槐  
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欲如此葛常之詩話  
自古工詩者未嘗無與也現物有感焉則有與今  
之作詩者以與近乎訛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  
廢矣老杜葛苴詩云兩句不甲折空惜埋汎  
滓野莫迷沒來空山寔于此皆與小人盛而掩  
抑君子也至高適題處士菜園則云耕地桑柘  
間地肥菜常熟為問蔡崔崔負何如廟堂肉則

近乎訛矣作詩者苟知與之與訛異始可與  
言詩矣葛常之詩話

高適別鄭處士云與來無不慙才大亦何傷寄孟  
五詩云秋氣落窮巷離憂兼暮蟬送蕭十  
八云常苦古人遠今見斯人古題陸少府書齋  
云散帙至棲鳥明燈留故人皆佳句也上陳左相  
云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艇亦有含蓄但莊子  
謂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而以天地為馬悞矣陽  
晉張翰憶吳中蓴菜鱸膾而歸而高適屢作



越上用如送崔功曹赴越云今朝欲乘興隨  
尔食鱸魚送李九赴越云鏡水君所憶蓴羹  
子舊人以為疑余考地理志漢吳縣隸今會  
稽郡則以鱸作越上亦無傷也韻語陽秋  
魯直謂東坡作詩未知句法而東坡題魯直詩  
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甚  
殆非悠々者可識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  
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  
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如此題識其許之

乎其訊之也魯直酷愛陳無已詩而東坡  
亦不深許魯直為無已揚譽無所不至而  
無已乃謂人言我語勝黃語何耶韻語陽秋  
山谷詩多用稻田亦用水田衣王摩詰詩云乞  
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又云手中花氎淨香  
飯稻畦成豈用是耶丹陽集



詩話總龜卷第十四

評史門

後集

安祿山及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子瑒勸其取金陵史稱薛鏐李璿等為璘謀主而不及李白傳止言永王璘辟為府僚璘起兵遂逃還彭澤審爾則白非深於璘者及觀白集有永王東巡歌十首乃曰初從雲夢開朱即便取金陵作小山又云我王樓艦輕秦漢却似天皇欲度遼若非贊其逆謀則必無是語矣白既



流夜卽有書懷詩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  
旌旗空名適自悞迫脅上樓舡從賜五百金  
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卽天宋  
中丞荐白啓云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乃  
用白述懷意以收拭其過耳孔巢父亦為永  
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身潛遁由是知名  
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夜卽之謫老杜  
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往東將入  
海隨烟霧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無微意

也黃常宗詩話

唐穆宗時令狐楚為相為景陵使以傭錢獻羨  
餘怨声係路致有衡州之貶現發潭州寄李  
寧常侍詩云君今侍紫垣我已墮青天委廢  
從茲日旋歸在幾年又有答竇鞏中丞詩  
句云何年相贈答却得在中臺亦可見其去  
國慘傷之情矣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其楚之謂乎現甘露之事則可見矣當是時  
也王涯等被繫神策仇士良白涯與李訓謀



逆將立鄭注楚之時以旧相在闕下文宗召楚  
至帝對楚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耶楚  
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嗚呼覩望腐夫闈人  
而誣寘人于死地楚忍為是乎甘露野史乃  
言尚賴旧相合狐楚獨為辨門若以史為證  
則野史之言未必公也黃常明詩話

杜牧之作李和鼎詩云鵬鳥飛來庚子直謫去  
日蝕辛卯年由來枉死賢才士消長相持勢自  
然蓋言鄭汪事也方是時和鼎論汪不可為

相旋致謫貶故牧之作詩痛之如此議者謂辛  
卯年在憲宗之時而憲宗未嘗謫李甘李其  
仕文宗之時而文宗時無辛卯也豈牧之誤乎  
余謂牧之所云非謂寘庚子辛卯也鵬集于  
舍班固書庚子之日：有蝕之詩人有辛卯  
之詠借是事以明李甘之寃耳黃常明詩話  
杜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紛白晝驚  
千古鉄鎖朱殷幾一空之句謂鄭注甘露之事  
也又有可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之句牧之自



注云給事曾忤仇士良人遂以為給事者李石也余嘗考之李石雖嘗為給事然劾鄭注之事史所不載雖載語言忤仇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後石既拜相則牧之詩題不應以給事為稱其非李石明矣當時唯有李中敏與牧之厚善嘗因旱欲乞斬注以伸宋申錫之冤帝不省遂以病告歸潁陽今牧之詩有元礼去歸緱氏學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論鄭注告歸潁陽又史云注誅遷給事其後仇士良以開府蔭

其子中敏曰內謁者安得有子士良慙恚由是復棄官去以此論之則是中敏無疑矣黃常明話

唐大和末關戶恣橫天子以擁虛器為恥而元和

逆黨未討帝欲夷絕其類李訓謂在位操

權者皆碌碌獨鄭注可共事遂同心以謀已而

殺陳宏志于青泥驛相繼王守澄楊承和韋

元素王踐言皆不保首領又斬崔潭峻之棺而

鞭其尸剪除逆黨幾盡亦可謂壯矣意欲

誅宦者乃可河湟歸河朔諸鎮天子向之鄭



注雖招權納賄然出節度隴石欲因王守  
澄之葬乘群宦臨送以鎮兵悉誅之謀亦未  
必不善會李訓先五日舉事遂成甘露之禍  
世以成敗論人物故訓注不得為忠至李德裕  
謂不可與徒隸齒亦太甚矣按唐史李甘  
與李敏中皆嘗論鄭注不可為相故甘有封  
州之謫而中敏有穎陽之歸杜牧之贈甘詩云  
太和八九年訓注極虓虎吾君不省覓克日威  
武喧：皆傳言明晨相登注和昂頽余云我

死有處所明日詔書下謫斥南荒去又有贈  
中敏詩云元禮去從緹氏學江充來見大臺  
宮曲突徙薪人不會海邊今作釣魚翁蓋深  
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訓注得恣其謀也蓋當是  
時仇士良竊國柄勢焰薰灼士大夫于議論之  
間不敢以訓注為是以賈殺身之禍故牧之  
之詩如此嗚呼東漢之季柄在宦官陳蕃  
之徒以忠勇之資謀殪其黨而事亦不遂史  
載其名殆如日星而訓注以當時士夫畏懼士



良輩遂加以姦克之目而史亦以為亂人萬世之下無以自白其深可痛息哉余家舊藏甘露野史三卷及乙卯記一卷二書之說特相矛盾甘露野史言上令訓等誅宦官事竟反為所擒而乙卯記乃謂訓等有逆謀蓋甘露史出于朝廷公論而乙卯記附會士良之私情也乙卯記後有朱寔跋尾數百言以乙卯所記為非是其說與野史同余故表而出之

常之詩註

王良以身殉秦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

者謂國人刺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繆而不在于王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王良之死為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訊則是罪王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于前而衆驅之于後為王良者雖欲不死得乎唯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詩彼狂



使康公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于  
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  
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王良安足希似與  
柳子之論合而過秦繆墓詩乃云繆公生不  
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子徇  
公意非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則又言王良之殉非  
繆公之意也 葛常之詩話

韋蘇州睢陽感懷詩有曰宿將降賊庭儒生  
獨全義宿將謂許遠儒生謂張巡也蓋當時

物議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遠畏死而辭服于  
賊故應物云爾韓愈嘗有言曰遠哉畏死何苦  
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  
斯言得矣巡死後賊將生致遠于偃師遠亦  
不降死則是遠不終死賊也 葛常之詩話

李義山詩云本為留侯慕赤松漢廷方識紫芝翁  
蕭何只解追韓信豈得虛當第一功是以蕭  
何功在張良下也王元之詩云紀信生降為沛公  
草荒孤壘想英風漢家青史緣何幸却道



蕭何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紀信下也余謂炎漢創業何為宗臣高祖設指縱之喻盡之矣它人豈容議哉葛常之詩話

盜殺武元衡也白樂天為京兆掾初非言責而請捕盜以必得為期時宰惡其出位坐賦新井篇逐之九江故因聞琵琶乃有天涯流落之感至于淚濕青衫之上何憊如此哉先文康公嘗有詩云平生趣操號安恬退亦怡然進不貪何事將陽恨迂謫輕將清淚濕青衫又云及泉

曾改莊公誓勝毋終回曾子車素綆銀床堪淚墮更能賦詠獨何如葛常之詩話

左太冲冲陶淵明皆有荆軻之詠太冲則曰雖無仕士節與世亦殊倫淵明則曰惜哉劍舞疎竒功遂不成是皆以成敗論人者也余謂荆軻功之不成不在荆軻而在秦舞陽不在秦舞陽而在燕太子舞陽之行軻固心疑其人不欲與之共事欲待它客與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軻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愴自知功之不成已而



果膏刃秦庭當時固已惜之然際之于義  
雖得秦王之首于燕亦未能保終吉也故揚  
子云荆軻為丹奉于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  
不測之秦寔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可  
謂善論軻者同上

漢文欲輕利而反重義者以為失本惠而傷  
吾仁固也或又咎帝短喪為傷于孝予觀  
遺詔皆言為己損制未嘗使士庶皆短喪  
也厥後丞相翟方進與薛宣服母喪皆三

十六日而除而顏師古注云漢制自文帝遺  
詔國家遵以為常則咎不在文帝矣而王  
荆公詩云輕刑死人衆喪短生者偷仁孝  
自此薄哀哉不能謀輕刑死人衆則固然  
矣短喪生者偷則似誣文帝也同上



詩話總龜卷第十五

後集

評史門

老杜北征詩云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  
夏商哀中自諫褒妲其意謂明皇英斷  
自誅妃子與夏商之誅褒妲不同老杜此語  
出於愛君曲文其過非至公之論也白樂天詩云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非逼迫  
而何哉然明皇能割一己之愛使六軍之情帖  
然亦可謂知所輕重矣故前輩有詩云畢竟



聖明天子事景陽赴井是何人小說盧懷杼  
情載唐僖宗幸蜀詞人題於馬冤驛云馬冤  
烟柳正依、重見銜輿幸蜀歸泉下阿瞞應  
有語這回休更泥楊妃雖一時戲語亦無阿厚  
誣阿瞞乎其揚集

漢文欲輕刑而及重議者以謂失本惠而傷吾仁  
故也或又咎帝短喪為傷于孝余觀遺詔率  
皆言為已損制未嘗使士庶皆短喪也厥後  
丞相翟方進與薛宣服母喪皆三十六日而除

而顏師古注云漢制自文帝遺詔國家遵以  
為常則咎不在文帝矣而王荊公詩云輕刑  
死人衆喪短生者偷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  
謀輕刑死人衆則固然矣短喪生者偷則似  
誣文帝也 葛常之詩話

晉盧諶先為劉琨從事中郎將段匹碑領幽州  
求諶為別駕故琨答諶詩云情滿伊何蘭桂  
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言諶棄已而就匹  
碑也厥後琨命箕澹攻石勒一軍皆沒由是



窮蹙不能自守乃率衆赴匹碑繼為匹碑所  
拘知其必死矣豈無望于謀哉現再贈謀云  
朱寔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鍊剛化  
為繞指柔其詩託意欲以激謀而救其急  
而謀殊不顧也琨既被害謀始上表以雪其冤  
終亦何補耶 丹陽集

漢元帝時弘恭石顯用事京房劉向皆深嫉之  
嘗上書力詆蓋薰猶冰炭不能以共處理之  
必然也然房欲淮陽王為己助代王作求朝

奏章向令外親上疏謂小人在朝以致地動雖  
嫉惡之心切然於忠是亦少貶矣使二子果  
輸忠於漢當明目張膽論至再三可也何暇  
為身謀而假之於他人哉故荆公詩云京房劉  
向各稱忠詔獄當年迹自窮畢竟論心異  
恭顯不妨迷國畧相同後之論人物者儻取其  
心而畧其迹則善矣 韻語陽秋

張祐現狄梁公傳云夫運廬陵厄乘時武后尊  
五丁扶造化一柱正乾坤而山谷有鯨波橫流砥



柱虎口舌國宗臣之句可謂善論仁傑者余謂  
仁傑不畏武后羅織之獄三族之夷強犯逆鱗  
敢以廬陵王為請者非特大資忠義亦以先  
得武后之心故也且張易之昌宗后之嬖臣也  
欲歸廬陵事大体重非二嬖之言后孰信之  
吉頊能以危言撼二嬖陳易吊為賀之計故二  
嬖敢從容以請而后意遂定於是仁傑之諫  
得行卒之遣徐彥伯迎廬陵王于房州者由  
仁傑之言也故史援呂溫之言稱之曰取曰虞

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嗚呼仁傑其  
忠且賢哉按仁傑傳始后欲立武三思而李昭  
德傳乃云洛陽人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為皇太  
子昭德力爭今考三思本傳不載為皇太子  
之說而承嗣傳云洛州人請立承嗣為皇太子  
岑長倩格輔元比自爭不從而不及昭德豈有  
抵牾耶

韻語陽秋

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吳元濟授  
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



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克融廷湊皆不敢  
桀勳烈之盛一時無與比肩者唯李義山指  
為聖相詩曰帝得聖相曰度又曰嗚呼聖  
皇及聖相亦過矣哉荀卿曰得聖臣者帝  
若舜禹伊尹周公皆聖臣也謂四人為聖  
臣則可謂裴度為聖相其可哉同上

唐明皇以英銳身致極治以荒淫身致極亂自  
古人君成敗之速未有如明皇者鄭毅夫詩  
云四海不搖草九重藏禍根十年傲堯舜

一笑破乾坤蓋是意也開元之盛能致兵寢  
刑措之治者寔姚宋輔政之功明皇可以無疑  
矣不三四年遽使去位及李林甫用事則盤  
旋糾固至十八九年敗國蠹賢無所不至猶以  
為未足也晚年預力士曰海內無事朕將吐  
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天下安得而不亂  
乎同上

史載宋之問冉祖雍並賜死于桂州之問得詔  
震汗不引決祖雍請于使者曰之問有妻子



幸之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悖不能處家事  
及考之文集有登大庾嶺詩云兄弟遠謫  
居妻子咸異域則之問赴貶時未嘗以妻  
子行也又發藤州及昭州詩二州皆在桂州之南  
則賜死之地非桂州明矣豈史之悞歟丹陽集  
漢高祖置酒沛宮酒酣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  
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時帝有天下已十二年當思耆艾賢德  
與共維持獨專意猛士何哉豈馬上三尺嫚

罵未易遽革耶治道終以霸雜盖有由然其  
前年不下詔曰賢士大夫吾能尊顯之是年下  
詔曰與天下之賢豪士大夫同安輯之竊謂  
播告之辭乃秉筆代言非君耳熱之歌乃中  
心所欲也

許記不為陳元龍所禮嘗與劉侑講之侑曰君  
有國士名望無救世意而求田問舍言無可  
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卧君  
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然介甫屢用之云



求田問舍轉無成更覺求田問舍遲讀蜀志  
曰無人語與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最高又有遊  
栖霞庵云求田此山下終欲忤陳登豈非力  
欲轉此一重案歟

老杜北征詩云經年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  
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於  
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脚不襪方是時杜方脫  
身於萬死一生之地得見妻兒其情如是洎  
至秦中則有晒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

之句至成都則有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  
之句現其情慘已非北征時比也及現進艇詩  
則曰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  
村詩則曰老妻函紙為碁局稚子敲針作  
釣鉤其優游愉悅之情見於嬉戲之間則又  
異於在秦中時矣當常之詩話

白樂天作八漸偈云若既非真悲亦是假則世  
間悲歡人我必能忘情始憲宗欲以樂天  
為刺史王涯以資淺為言遂得江州司馬及



涯敗作詩快之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  
青山獨往時之句李德裕於樂天不見有隙  
德裕貶崖州亦作三絕快之其一篇云樂天嘗  
任蘇州日要勒頌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  
今朝果中白家詩蓋嘗以唐史考之樂天卒  
於會昌之初武宗時也而德裕之貶乃在宣宗  
大中年則德裕之謫樂天死已久矣非樂天之  
詩明矣以是準之快王涯之句恐亦未必然也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彪非虎非羆所

獲霸王之輔於是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  
俱歸此司馬遷之說也文王至磻溪見呂尚  
釣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德合于今昌  
來提此尚書太傅之說也呂望年七十釣於渭  
渚初下得鮒次得鯉剖腹得書：文曰呂望  
封於齊此劉向之說也太公釣於滋泉文王得  
而王此呂不韋之說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  
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由文王至於孔子五  
百有餘年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此孟子之



說也是數說者皆言天產英輔以與周蓋非  
碌：佐命者之可擬者而司馬遷乃撫或者之  
論謂西伯拘美里散宜生闕天招呂尚求美  
女竒物獻于紂而贖西伯西伯既脫三人有陰謀  
修德以傾商政此豈所以待太公也哉歐陽詹  
云論兵去商虐講德與周道屠沽未遇時何  
異斯川老余比赴官宜春於壽昌道中見壁  
間題一詩云漁翁何事亦從戎變化神奇抵  
掌中莫道直鉤無所取渭川一釣得三公一

以為傾商政一以為釣三公皆非知聖賢者

李太白至邯鄲登城樓詩云提攜袴中兒持曰  
及程嬰空孤獻白刃必死耀丹誠是有取于二  
子甚重袴中兒謂趙武也然司馬遷作趙晉  
二世家自相矛盾左氏所書又復不同將何以  
取信於後世耶晉世家之說曰景公十七年誅  
趙同趙括令庶子武為後趙世家之說曰景  
公三年屠岸賈攻殺趙朔趙括等朔同友人  
程嬰匿趙武於山中十五年景公有議立趙



武左氏之說曰魯成公八年六月晉誅趙盾趙  
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  
于晉侯曰成季之忠宣子孟之勲無後為善者懼  
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按成公八年即晉景公十  
七年也或云匿武于山中或云畜武于宮中或  
云十五年而後立武或云未踰月而立武皆未  
知所據也

孔子謂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  
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所謂及者繼也非企及  
之及謂甯武之愚而後人不可繼耳居亂世而  
愚則天下塗炭將孰拯屈原事楚懷王不  
得志則悲吟澤畔卒從彭咸之居究其初心  
安知拯世之意不得伸而至于此乎賈生謫  
長沙傳渡湘水為賦以吊之所遭之時雖與  
原不同蓋垂原之志也白樂天詠史詩乃謂士生一  
代間誰不有浮沉良時真可惜亂世何足欽  
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信如樂天言則是  
以亂世為不足拯也而可乎議者謂詎所欲為



文帝不能用者鑢錐為鉛刀為銛幹棄周鼎  
室康瓠兮現此是有憾于絳灌東陽者雖然  
勃也嬰也敬也皆素有長者之譽必不肯  
害賢而利己楚漢春秋別有絳灌豈其是  
耶並葛常之詩話

詩話摭龜卷第十五終

後集

詩話摭龜卷第十六

後集

評史門

貞觀中尚藥求杜若勅下度支省即判送坊  
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請謝  
眺詩悞即官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  
耶余現屈平九歌曰采芳洲兮杜若謝眺  
詩乃用九歌語晉書天文志即位十五星在帝  
座東北依烏即府是也曹官徒知謝眺而詩  
不知有九歌徒知即官上應列宿而不知非二



十八宿也 丹陽集

永和中王羲之修禊事于會稽山陰之蘭亭  
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絃  
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則當時篇詠  
之傳可考也今觀羲之謝安謝萬謝綽孫統  
王彬之凝之肅之徽之徐豐之袁嶠之十有一人  
四言五言詩各一首王豐之元之蘊之渙之郗  
曇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  
曹茂之華平桓偉十有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

一首王獻之謝琨卞迪卓彭毛羊模孔熾劉密虞  
谷勞夷后綿華者謝藤王凝呂系呂本曾  
禮十有六人詩各不成罰酒三觥謝安五言詩  
曰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羲之序乃以  
為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反謝安  
一時之詩而或者遂以為未達此特未見當時  
羲之詩耳其五言曰仰視碧天際俯瞰淥  
水濱寥闊無涯現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  
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此



詩則豈未達者耶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  
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溫而已既  
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辭寡以其少  
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昆季畢集而獻之詩  
獨不成豈亦吉人之辭寡耶景祐中會稽  
太守蔣堂修永和故事嘗有詩云一派西  
園曲水聲水邊終日會冠纓幾多詩筆無  
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蓋謂獻之等發也

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俱傳以為謝安

携妓之所按謝安本傳初安石寓居會稽與  
王羲之許詢支遁遊處被召不至遂棲暉東土  
唐裴晁與呂渭等鑑湖聯句有吳哀還尋  
戴東山更問東此會稽之東山也本傳又云安  
石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瀆谷悠然歎曰  
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東坡有遊  
餘杭東西岩詩注云即謝安東山所謂獨携  
縹緲人來上東西山者是也此臨安之東山也本  
傳又謂及登台輔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



每携中外子姪遊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  
禮卿建康事跡云安石于此擬會稽之東山  
亦號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李白有憶東山二  
絕云不向東山久善薇幾度花白雲他自散  
明月落誰家我今携謝妓長嘯絕人群欲  
報東山客開闔掃白雲不知所賦者何處之東  
山陳軒乃錄此詩于金陵集中將別有所據耶  
南史載宋劉劭經始鍾嶺以為棲息亦號  
東山金陵遂有兩東山矣葛常之詩話

韓愈自監察御史貶連州山陽令所坐之因傳  
記各異唐書本傳謂上號論宮市德宗怒  
故貶李翱行狀謂為幸臣所惡故貶皇甫湜  
作神道碑謂正元十九年關中旱飢公請寬  
民徭專政者惡之故貶按文公集宮市之疏  
不傳而文公歷官記及年譜以謂京師旱民  
飢詔蠲租米有司征求反急愈與同列上疏  
言狀為幸臣所譏幸臣者李寔也余考寔之  
自連山移江陵詩云孤臣昔放逐泣血追愆尤



汗漫不省識恍如乘槎浮或自疑上疏上疏豈  
其由則所坐之因雖退之猶疑之也集中有上  
京兆李寔書盛稱其能曰愈來京師所見  
公卿大臣未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閔下者又  
云今年以來不雨者百餘日種不入土而盜賊  
不敢起穀價不敢貴老姦宿賊銷縮摧沮  
宜百餘言比日叙其敬慕之意其後寔出為  
華州又有書云愈于久故游從之中蒙恩將大知  
遇最厚無與比者愈若為寔所諛不應此書

拳、如是及現江陵途中詩云同官尽才俊  
偏善柳與刘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讎又  
岳陽別竇司直云受才不擇行觸事得諛  
謗前年出官日此禍最無妄和張十一憶昨  
行云任文未 崖州幟雖得赦宥常愁猜近  
者三奸悉破碎羽窟無底幽黃能 奴來反三  
足藍  
眼中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又有永正  
行以快任文之貶其末云即官清要為世稱  
荒郡僻野嗟可矜具書目見非安徵嗟尔



既往宜為懲則知陽山之貶任文之力而劉柳下石為多非為李寔所諛也 同上

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艷詞也沈存中筆談云乃和凝所作凝後貴悔其少作故嫁名于韓偓尔今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月末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彙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曄以彙見授得無題詩因追咏日時闕忘甚多

余按唐書韓偓傳偓嘗與崔嗣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與令狐渙同為中書舍人其後韓愈誨等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至鳳翔迂兵部侍郎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審知而卒以紀運圖考之辛酉乃昭宗天復元年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其序所謂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曄授其彙則正依王審知之時也稽之于傳與序無一不合者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而筆談以為和凝嫁



名于偃特未考其詳耳筆談云偃又有詩  
百篇在其四世孫奕處見之豈非所謂舊詩  
之闕忘者乎 同上

揚雄之迹曲論新室議之者衆矣此置而不論  
雄之心如何哉觀法言之書似未明乎大道之指  
王荆公乃深許之何耶詩云窅々邈魯後於  
子獨先竟又云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正有  
一揚雄又云道真沉溺九流渾獨汴頽波討得  
源又云子雲平生人莫知之者乃獨稱其辭今

尊子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無幾是亦聖  
人許雄也東坡謂雄以艰深之辭文淺易之  
說與公矛盾矣 韻語陽秋

漢史載韓信教陳稀反有挈手步庭之議且  
曰吾為公從中起漢十年稀果反高祖自將兵  
出張文潛曰方是時蕭相國居中而信欲以烏  
合不教之兵從中起以圖帝業雖使甚愚必  
知無成信豈肯出此哉故其詩曰欲為陳侯  
乃中起不思蕭相在咸陽又詩云平生蕭相



直知己何事，還同女子謀。則又責蕭相不為  
信辨其枉也。余觀班史，呂后與蕭相國謀詐，  
令人從帝所來稱稀已破，群臣皆賀相國。給  
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  
則斬信者相國計也。縱使其枉相國，其肯為辨  
之哉？信死，則劉氏安；不死，則劉氏危。相國豈肯  
以平日相善之故而悞社稷大計乎？文潛後有一  
絕云：「登壇一日冠群雄，鍾室倉皇念蒯通。能  
用能誅誰計策，嗟君終日愧蕭公。」丹陽集

漢成帝時，張禹用事，朱雲對上曰：「臣願賜尚方  
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  
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  
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曰：「臣願從龍逢比干，  
遊于地下。」如雲者可謂忠直有餘矣。後世思  
其人而不可得，則作為韻語以聲其美。肅宗  
時元載用事故，杜子美詩云：「千載少似朱雲  
人。」至今折檻空嶙峋。武后時傳游藝用事故，  
盧照隣詩云：「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願得



斬馬劍先斬佞臣頭言當時立朝之士不能如  
雲以工人之惡而告於上也若二人者奸諛百倍  
張禹矣腥臊之血豈足以污尚方之劍乎宋景  
文云朱游英氣凜生風濱死危言悟帝聰殿  
檻不修旌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信乎去佞  
如拔山也丹陽集

五王之誅二張也張柬之啓其謀桓彥範任其事  
敬暉崔元暉袁恕己各效其力坐使天后還政  
中宗即祚所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

龍夾之以飛者誠為社稷之奇勲然尚有可恨  
者焉薛季昫勸除武三思而彥範乃謂如杌  
上向留為天子藉手彥範輩豈不知中宗非剛  
斷之主乎彼之意以謂三思方烝亂韋氏而中宗  
孱懦一聽其所為苟誅三思必不利于己故  
不肯誅耳不旋踵而自罹殺身之禍寔自取  
之也張文潛云繫狗不繫首反噬理必然智勇  
忽迷方脫匣援龍泉區、薛季昫先事僅能  
言留禍啓臨淄敗謀豈非天同上



高祖大風之歌雖止于二十三字而志氣慷慨規模宏遠凜凜乎已有四百年基業之氣史記樂書謂之三侯章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蓋欲使後之子孫知其祖創業之勤不可怠於守成耳武帝秋風辭甄子歌已無足道及為賦以傷悼李夫人及覆數百言綢繆戀嫪於一女子其視高祖豈不愧哉藝文志上自造賦二篇其一不得而見耶同上

詩話摭龜卷第十六終

後集

詩話摭龜卷第十七

後集

評史門

建安七子唯劉公幹獨為諸王子所親曹操威豔蓋世甄夫人出拜諸人皆伏而公幹獨平視雖輸作而不悔亦可嘉矣故梅聖俞詩云公幹才俊或欺事平視美人曾不起自茲不得為故人輸作左校瀕于死公幹嘗有贈從弟詩云亭上山上松瑟瑟谷中風一何盛松一何勁其寄意如是豈肯少屈于操哉末篇又



託興鳳凰有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之句  
則不以聖明待操矣葛常之詩話

杜甫悲陳濤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  
軍同日死言房瑄之敗也瑄臨敗猶持重中  
人邢延思促戰遂大敗故甫深悲之甫為拾遺  
會瑄罷相上疏力救瑄肅宗大怒詔三司雜  
問宰相張鎰救之獲免故洗馬行云張公一  
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感其救已也  
張無忌孤憤吟云房瑄未相日所談皆臯夔

一朝陳濤下覆沒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尚  
嗟咨則老杜救瑄之章豈亦出于私情乎同上

鄭虔受安祿山偽命洎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下  
陽里因善画祈于崔圓遂得免死老杜所謂今  
如置中免子雲識字終投閣是也及虔貶台州  
有詩云可念此公懷直道也需新國用輕刑如  
虔者可謂之懷直道乎當是愛云安之言耳八  
哀詩亦云反西復歸聖朝點染無滌蕩老蒙  
台州掾泛、浙江將蓋傷之也同上



忘年交謂稚年齒尊幼不悻而道義可為友也  
如張鑑之于陸贄崔廓之于李謙是已曾直云  
逐貧不去與忘年便以忘年作朋友用蓋有未  
處也老杜過子孟倉曹詩云清談見滋味尔輩  
可忘年則山谷所用豈苟云乎哉同上

李白作蜀道難以罪嚴武其末云所守或匪親化  
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  
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則武待白之禮未  
必優也武與杜甫情好甚厚一朝以飲酒過度而

武幾殺之則不如早還家之說乃白先見之明耳  
陸暢謂韋臯于蜀即暢感昔年之遇已遂反  
其詞作蜀道易云蜀道易之于履平地同上

即基在穎川不置木枕裴潛在兗州不取胡床居  
官清操要當如是白樂天在杭州取天竺片石  
受代携歸故其詩曰三年為刺史飲水復食  
藥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  
傷清白既守吳門復取洞庭雙石以支琴一  
以貯酒故雙石詩有萬古遺水濱一朝入吾手之



白洎罷府支琴石遂歸履道日居故作詩云  
天上定應勝地上支机未必及支琴嗚呼泉石  
膏肓人士之逸韻君樂天者豈潘子義所謂  
風流罪過也耶 同上

君子為小人誣讒沮抑則其詩怨故寓之于物以舒  
其憤如朱晝古鏡詩所謂我有古時鏡初自  
懷陵得蛟龍猶泥蟠魑魅幸月蝕是也小人  
既敗君子得志之秋則其詩昌故寓之于物以  
快其志如劉禹錫磨鏡篇所謂萍開綠池滿

暈尽金波溢山神妖氣沮野魅真形出是也  
黃子虛作姤佳月篇云枉雲姤佳月怒飛千  
里黑佳月了不嗔曾何污潔白支願少待之寒  
光靜無迹燦々黃金盤獨照一天碧殆亦二子  
之意 同上

老杜課伯夷幸秀伐木則曰報之以微寒共酒給一  
斛遣信行修水管則以浮瓜裂餅以答其恭  
謹陶淵明告其子則曰輒遣一力助汝薪水之  
勞亦人子也以善遇之蓋古人之役僕夫其忠



厚率如此初學記載王褒買便了為奴作  
約使苦作以致聽券而淚下鼻涕長一尺有  
不如早歸黃陌令蚯蚓鑽額之語其少陵柴  
索之罪人哉同上

康節三皇吟

許大乾坤自我宣乾坤之外復

何言初分大道非常道總有先天永後天作  
法極微難看迹收功最久不知年若教世上  
論功業料得更無人在前

擊壤集

五帝吟

進退肯將天下讓着何言語狀雍

容一作從容

衣裳垂處威儀盛玉帛修時意

思恭物： 既能滴至理人： 自願立殊功當時  
何故得如此只被昇平類目中

三王吟

一片中原萬里餘殆非孱德所能居

能一作宜

夏商正朔猶能布湯武干戈未便

驅澤火有名方受革水天無意不成需請  
現仁義為心者肯作人間淺丈夫意一作應

五霸吟

刻意尊名： 愈虧人： 奔命不勝疲生

靈劍戟圍中活圍一作林公道貨財心裏歸



雖則餼羊能愛禮奈何鳴鳳未來儀東周  
五百餘年內嘆息惟聞一仲尼

七國吟 當其末路尚縱橫仁義之言固不聽肯  
為破齊存即墨能勝坑趙盡長平清晨見鬼  
未為怪白日殺人奚足驚加以蘇張掉三寸扼  
喉其勢不俱生

高祖秦吟 車轉七國正爭籌利害相摩未便休  
比至一雄心底定其如四海血橫流三千賓客方  
成夢百二山河又變秋謾說罷侯能置守趙

高元不是封侯

雨漢吟 秦破山河舊戰場豈期民復見耕桑  
九千來里開封域四百餘年號帝王剝喪既而  
遭莽卓經營殊不念高光當時文物如斯盛  
城復何由更有隍

三國吟

桓、昂峙震雷音絕唱高蹤沒處尋  
簫鼓一方情未暢弓刀萬里力難任論兵狼  
石寧無意飲馬黃河徒有心雖曰天時亦人  
事誰知慮外失良金



兩晉吟 承平未必便無憂安若忘危非善謀  
題品人才憑雅誚雌黃時事用風流有刀難  
割公問腹無木可象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一  
句上東門嘯浪悠：

十六國吟 溥天之下號寰區大禹曾經治水餘  
衣到弊時多虱虱者一作饒瓜當潰處足虫蛆  
龍章本不資狂寇象魏何嘗荐乱胡尼  
父有言堪味處當時欠一管夷吾

南北朝吟 方其天下分南北聘使何嘗絕往還  
偏霸尚存前典憲小康猶帶舊腥羶洛陽  
雅望稱崔浩江表奇才服謝安二百年能  
並轡謾將夷虜互為言

有隋吟 始謀當日以非臧又更相承或自戕  
螳人民貪土地泥沙金帛悅姬姜征遼意思  
靡靡荒服泛汴情懷厭未央三十六年都掃地  
不然天下未歸唐

有唐吟 天生神武奠中央不尔群兇未易攘  
正現君無風凜：開元安有氣揚：凭高始見



山河壯入夏方知日月長  
三百年間能混一事雖  
成往道彌光

五代吟 自從唐季墜皇綱  
天下生靈被擾攘  
社稷安危憑卒伍  
朝廷輕重繫藩方  
深冬寒木固不脫  
未旦小星猶有光  
五十二年更五姓  
始知掃蕩待真王

我宋吟二首 紛：五代亂離間  
一旦雲開復見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  
車書萬里舊山川  
尋常巷陌猶簪紱  
取次園林足管弦  
人老太平春

未老鶯花無害日  
高眠 吾曹養拙賴

明時為幸居多寧  
不知天下英才中遁迹  
人

間好景處開眉  
生來只慣見豐稔  
老去未嘗經

亂離一作聞鼓鞞  
五事歷將前代舉  
帝堯而

下更無之按卽氏聞見錄  
康節先公謂本朝五事自唐

虞而下所未有者  
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  
二克服天下在

即位後三未嘗殺  
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  
五百年無心

腹患伯溫竊疑未常經  
亂離為太甚  
光公曰吾老且死汝輩

行自知之



張南軒采菊亭詩引曰陶靖節人品甚高晉  
宋諸人所未易及讀其詩可見曾次洒落八  
窓玲瓏豈野馬遊塵所能棲集前建安張  
君精力未衰即掛冠家于瀏陽有年矣葺  
小園為亭面南山來求余名余名之曰采菊取  
靖節所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嗚呼靖  
節與寄深遠特可為識者道耳詩曰陶公手  
載人高標跨餘子豈無濟時念歛蔭獨知止  
歸來卧衡門無愠復何喜九日天氣佳東籬

擷芳蕊舉頭見南山佳處正在此地偏心則遠  
意得道豈否張侯謝銀艾築室娛燕几小亭  
才尋丈景物自新美頗聞方瞳清亦復強  
步履不妨數登臨倚杖看雲起高詠悠然  
篇飛鴻逸千里南軒文集

東坡作諫論以魏鄭公以蘇張之辯而為諫諍  
之術且夫鄭公之初寔學縱橫之術其所  
以與蘇張異者心正尔世或以東坡之論為  
不然余讀鄭公出關詩云中原還逐鹿投



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策杖  
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西羈南越憑軾下東  
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  
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  
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  
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東坡寔不  
見此詩蓋識見之明有以探其然耳乃知讀  
書未博未可以輕議前輩也復齋謾錄  
苕溪漁隱曰余讀三蘇文有諫論唐魏鄭公

其初寔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也其  
言止此而已復齋乃云鄭公以蘇張之辨而為  
諫諍之術其所以蘇張異者心正也諫論中  
初無此等語不知復齋何從得之耶余覘諫  
論殆是老蘇作格力辭旨可以見矣非東坡  
所作也



詩話總龜卷第十八

後集

辯疑門

王絲字敦素越之蕭山人景祐初為縣令會歲斂  
絲每家支錢一千以濟之期以明年夏輸絹一匹  
邑人大受其惠稱為德政由此當路荐之蓋是  
時一縑售價不逾其數尔位止即曹典州而已范  
文正公為作墓誌且載其事王荆公當國微其  
法施之天下號為和買久之本錢既不復俵且有  
折帛之害世誤傳始于王儀仲素儀仲文正公



之子早即貴達未嘗為邑官至八座後謚懿  
敏國史本傳可考其子鞏字定國與東坡  
先生游李定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獻公之甥文  
亦竒欲預賽神會而子瞻以其任子距之致  
與大獄梅聖俞謂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  
者也其詩即高老彭以詩名列江西派中又李  
定字資深元豐御史中丞其孫方叔晉兄弟  
皆顯名一時揚州人又李定嘉祐治平以來以風  
采聞嘗遍歷天下諸路計度轉運使官制

未行老子正卿乃敦老如岡之祖蓋濟南人也同  
姓名者凡三人世亦多指而為一不可不辯李象  
陽翟人東坡門下士亦字方叔兩方叔俱以文鳴詩章又  
多且傳于世

陳子昂感遇詩云樂羊為魏將食子殉軍功骨  
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又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  
麋翁孤獸猶不忍况以奉君終一則忍于其子  
一則不忍于麋故魯直懷荆公詩有啜羹不  
如放麋樂羊終愧巴西陳無已啓亦用此事



所謂中山之相仁於放廢亂世之雄疑于食子  
是也然屬廢于秦巴西者孟孫也非中山相也  
子昂徒見樂羊中山事遂誤作孟孫用無已亦  
遂襲之魯直以西巴為巴西亦誤矣 丹陽集

李白古風云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  
趙至邠衍復齊來余考史記不載黃金臺之  
名止云昭王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孔文學與  
曹公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亦不著黃金  
之名上谷郡圖經乃云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

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遂因以  
為名皇甫松有登黃金臺詩云燕相謀在  
茲積金黃魏 上者欲何顏使我千載悲其  
跡尚可得而考也 丹陽集

東坡詩云玉奴弦索花奴手玉奴謂楊妃花奴謂  
汝陽王璣也及覲和楊公濟梅花詩乃言玉奴  
終不負東昏何耶按南史東昏妃潘玉兒當  
是筆悞尔 丹陽集

韓退之語曰離騷二十五王逸序天問亦曰屈原



凡二十五篇今楚詞所載二十三篇而已豈非  
并九辯大招而為二十五乎九辯者宋玉所作  
非屈原也今楚詞之目雖以是篇併注屈宋然  
九辯之序止稱屈原弟子宋玉所作大招雖疑  
原文而或者謂景差作若以宋玉痛屈原而  
作九辯則招魂亦當在屈原所著之數當為  
二十六矣不知退之王逸之言何所據耶 同上

杜子美栢中允除官制詩舊注以為栢耆又以為  
正節按杜詩云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

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弥存三止錦江涕獨清玉  
壘昏當是有功于蜀者方是時段子璋反于  
上元徐知道反于宝應而正節為邛州刺史數  
有功則是正節無疑矣杜集又有栢學士茅  
屋栢大兄弟山居詩議者皆以謂正節之居然  
詩中殊不及功名之事但皆稱其為學讀書  
尔茅屋云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  
山居云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疑是邛州  
立功之前 同上



黃魯直詩云世有捧心學取笑如東施梅聖俞云  
曲眉不想西家樣餒腹還同二子清太平寰宇  
記載西施事云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  
施家故李太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  
東隣而東坡代人留別詩乃云絳蠟燒殘玉  
笋飛離歌唱徹萬行啼它年一舸鴟夷去  
應託儂家舊姓西似與寰宇記所言不同豈  
為韻所牽耶 同上

張無忌嘗和山字云安得將相似仲山人疑之以

近人所常用皆山甫也現後漢志陽樊攢茅  
田服虔注云楚仲山所居又楊脩答臨淄侯牋  
云仲山周旦之儔只稱仲山何疑之有 黃常明  
坡記王凌過賈逵廟呼曰賈梁道我大魏之忠

臣也及司馬景王病言夢逵為祟因為詩曰嵇  
紹似康為有子却超畔鑿似無孫如今更恨  
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蓋恠梁道忠義之  
靈不能自己其子克之惡按晉紀王賈所復者  
乃宣帝名懿字仲達非景帝子元也

若溪詩話



正訛門

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世傳古本作天闕今從之莊子以管闕天正用此字舊集以作闕又或作闕今不取蓋先生詩談衆美者不惟近体嚴于屬對至于古風句對者亦然觀此詩可見矣近人論詩多以不必屬對為高古何耶故詳論之以俟知者焉杜詩正異

海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濟南寔海石諸即舊集一作海石今從之正文作海內非也 同上

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沒字從古本東坡嘗論之矣 同上

拂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拂字從一作兼西馬詩有云翠華拂天來向東正文作拂非也 同上

君臣留歡娛樂動殷嶠唱殷送上声嶠嶠出文選音渴曷集韻山貌舊集作殷湯嶠音字皆誤蓋緣湯字之訛二字從而倒之兼他詩二字誤倒之者非一 同上

豈知秋禾登負窶有倉卒別本未字一作禾



今從之按此詩十一月作禾字明矣昌黎謂年登而妻啼飢寔此意也 同上

陰風西北來慘淡隨回紇 字從一作按唐史德宗朝始改名回鶻正文非也 同上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夜字從王介甫說謂捷書晝夜至也舊作日今不取上花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諸詩之言花門者皆回紇也舊集作北門蓋由字畫小誤唐以太原為北門非謂回紇明矣况卒章申言花

門也 同上

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撒振撒振疾貌大食刀歌云鬼物撒振辭坑壕字意皆同今從之旧集作撒烈非也 同上

婵娟碧蘚靜蕭撼寒籥聚蘚字從别本舊集作鮮蓋字畫小缺而釋者因云婵娟碧鮮皆謂竹也尤謬 同上

長夜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此成都詩舊集作長安非也其夜字之訛故誤作安耳



况卒章之意明甚 同上

南京乱初定所向色枯槁色字從別本他詩亦云  
朝野色枯槁正文作色今不取 同上

樹枝有鳥乱棲時暝色無人獨歸客棲字從一作  
正文作鳴今不取言乱棲則鳴可知矣 同上

高皇亦明王魂魄猶正直皇字舊集諸本皆作  
堂近見別本作皇今從之乃與上下數聯詩意

相貫也詢之閩人其漢高祠廟今尚在焉 同上  
別離重相逢偶然豈足期足字舊集作定蓋由

字畫小說况上句已云洩雲無定姿 同上

悲臺蕭颯石龍從哀壑杖材浪呼汹浪字從別  
本考兩句屬對之工當用一寔字又別本下句  
作二鷹猛腦條徐隊字亦未通 同上

主守問家臣分朋見溪畔伴耘者必分朋曹而進  
故東坡遠景樓記謂耘者畢出數百人為曹  
者是也舊作明乃字小說耳 同上

風吹巨燭作河漢騰烟柱諸本下句何棹騰烟柱  
蜀本何作河近見別本今從之蓋于詞意通也



合昏排鉄騎清曉散錦幪二字從一作他詩有云  
駕駘怯錦幪乃覆馬之物正文作駘非也同上

大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大字從一作謂大火西流

七月詩也正文作暑今不取同上

終然契真如得匪金仙術二句並從一作正文作

終契如往還得匪合仙術今不取同上

幾度寄書白鹽北故人贈我青絲裘絲字從一作

繡別本正文止作絲字此詩寄裴施州者或謂

裴冕非也按唐史冕以宝應元年九月貶施

州刺史不数月移澧州距此已六年矣同上

配極玄都閔憑高禁籟長籟字舊集諸本

皆作禦按西漢宣帝紀云池籟者其字從竹

今從之

尸鄉餘土室誰話呢雞翁誰話從一作事見列

仙傳正文作難說乃字之訛也呢一作別音州

又音祝

茂樹行相引連山望忽開茂字連山字皆從一作

時歸鳳翔行在正文連山作連岑非也霧樹亦



然同上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雷常陰：雷字從別  
本文選云二堂對雷此春深詩也而諸本作雪

誤矣 同上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卧麒麟苑字從一  
作正文作花蓋字畫小說而說者云一詩連用  
三花字不害為工誤矣 同上

雲新岳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大路陝華聞  
地名也晉書檀道濟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

亦寫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而蜀本正作大道  
誤矣 同上

馬嬌朱汗落胡舞白題斜朱汗已見他詩舊作  
珠乃羨文也白題從一作西漢云斬胡白題將  
字義與雕題同正文作蹄非也 同上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詩字從別本考詩  
題與上下句意當從之舊作時非也 同上

峽雲籠樹小湖日蕩舡明蕩字從一作非久遊江  
湖間者不知此字之工正文作落蓋字訛也 同上



合現却笑千年事 驅石何時到海東 題云現造  
竹橋即日成 句中合現字 謂聚現橋成之  
速而笑 驅石之誕 舊集諸本皆誤作歡  
非也 同上

詩話總龜卷第十八終

後集

詩話總龜卷第十九

後集

隱逸門

世人謂淵明皆以其專用肥遁初無康濟之念能知其心者寡也嘗求其集若云歲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又有云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肅荏苒每歲月頽此心稍已去其自樂田畝乃倦懷不浥已耳士之出處未易為世俗言也 韻語陽秋  
瓢之為器貧者所用故顏子以一瓢飲而楊子比之  
山雌文康公築室泛金溪上闔門千指朝糞莫



鹽未嘗敢以貧為病嘗因溪結亭號曰瓢  
飲蓋欲少見慕賢好古安貧樂道之意余  
嘗有詩云我不學許由隱烟雨務得瓢不飲惟  
掛樹又不學德義居虎丘帶瓢入市多騎牛  
分無玉甌囊古錦病渴文園只瓢飲不瞰金溪  
新結亭未須引吸如長鯨但願金溪化為酒  
歲：持瓢醉花柳

杜尋龍十居隱云侍立小童清義山憶正一云烟爐  
銷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子厚云日午

獨眠無餘声山童隔竹敲茶臼秀老云夜深  
童子喚不起猛虎一声山月高閑棄山間累  
年頗得此數詩氣味

陳搏負經綸才歷五季亂離遊行四方志不遂入  
武當山後隱居華山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  
命輒蹙蹙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  
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驚喜大笑人問其故  
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太祖方潛龍時搏嘗見  
天日之表知太平之有自矣遜迹之初有詩云十



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  
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  
愁聞劍戟扶危坐悶見笙歌聒醉人  
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豈淺丈夫哉  
邵伯溫易學辨惑

陳搏周世宗嘗召見太平興國初再召赴闕太宗  
賜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  
聞如今若肯隨徵召搃把三峯乞與君先生服  
華陽中草屨垂條以賓禮見賜坐澆水燕談  
康節除祕書省校書郎穎川團練推官辭不許

既受命即引疾不起且以詩答鄉人曰平生不  
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  
斬送落花安用雨  
裝添舊物豈須春  
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放棄由  
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  
監司無用苦開陳  
言行錄

太宗後復再召搏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一  
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  
辨惑

种放別業在終南山後生從之學者甚衆性頗嗜  
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為  
幽絕真宗聞之遣中使携畫工圖之開龍圖閣



召輔臣覲馬上嘆賞之其後月崇魏野居有  
幽致帝亦遣人圖之故野有詩云幽居帝画  
看 澠水燕談

處士魏野字仲先陝州人居于東郊架草堂有  
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清苦多聞于時前後  
郡中皆所禮遇上祀汾陰名之辭疾不至野以  
詩贖王文正公曰聖朝宰相年出公在中書早  
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公覽  
之喜形于色以酒茗藥物為答素編先公遺

禮有公自寫此詩數本工文正公遺事

旦得詩感悟以疾屢辭政柄遂拜太尉玉清昭應  
宮使又曰魏野謂寇準曰自古功名蓋世少有  
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天辭將相却來平地作  
神仙及貶始悔不用野之言云仁宗政要

晉皇甫謐高士傳載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田  
山作歌曰漢之高山深谷逶迤曄紫芝可以療  
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  
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復齋漫錄



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  
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逋工于畫善為  
詩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輒頗為士大夫所  
稱又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  
月黃昏評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  
句也又其臨終為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  
喜曾無封禪書尤為人稱誦自逋之卒湖山  
寂寥未有繼者

歸曰錄

又青箱雜記云逋景祐初尚無恙范文正公亦過

其廬贈逋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又

曰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

言行錄

萊公自永興被召魏野以詩送之曰好去上天辭富

貴却來平地作神仙王文正從東封回野亦寄

以絕句云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文

正袖此詩求退遂得謝萊公晚歲南遷世多

言不能如文正用野言蓋志士仁人亦各有志現

萊公末年所為豈愧文正也哉山人處士其言不

得不如此或用或不用各係其人要之不溺於富



貴以貪得則一也野有子亦有父風宋景文嘗  
贈以詩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少微星列覽夫詩語

張橫渠八翁吟詩十首步虛声裏八竒翁八竒須  
信古英雄賓朋未散山翁醉聽歌同八醉歌中  
傳岩：下築岩翁幽通心與帝心通憂勤未感  
思賢夢高霖何日見成功 磻溪：畔釣

溪翁濯纓溪水聽溪松龜獸未告非能兆漁簟堪  
笑老龍鍾老原：上下年翁感天功業動天聰  
流言未信成王悟：成全得起禾風龜山：下感麟

翁麟公羽知己幾時逢自從顏孟希蹤後幾人  
今日更希蹤青牛西去伯陽翁當年夫子嘆猶  
龍立言為恐真風喪豈知言立喪真風寓言  
豪誕漆園翁誇談名理浩無窮早知懸解人間  
世爭知懸解不言中一身無礙竺乾翁遍圓身世  
我身同舡師從我乘撐去頑空中與指真空禳  
斜谷口卧龍翁量如江海氣如虹不應三顧逢先  
主至今千載慕溟鴻監輿多病八吟翁雲賓溪  
叟恣遊從清時無事青山醉青山仍醉最青峯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為最深蓋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尽聳金石為一峯拔地千尺上小平處微戴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而四墮稍下則反削而入如方屋帽者舊經所謂大隱屏也直屏下兩麓相抱之中西南向為屋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求以待棲息 朱氏隱求堂詩曰晨窓林影開夜枕山泉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 丘氏詩曰抱膝小窓深讀書空谷響一笑有會心紛々自長 項氏詩曰種桑不

療寒以時粟長苦飢寒亦時有但使願無違  
袁氏詩曰本是山中人歸作山中友豈同荷篠老  
永結躬耕耦浮雲一出岫膚寸弥九有此志未可  
量見之千載後 劉平父詩曰寧懷栖遯情閑  
神經綸手風雲儻未期猿鶴且為友 萬氏詩曰  
平生區中緣中歲從黃綺出處本無心誰云今隱  
几 黃子厚詩曰隱側混樵牧豎高存聖功  
懷哉得所尚一瓢從屨空

韓氏次權歌韻定：溪流疊九灣山猿時下鳥關



釣矶茶竈山中樂大隱屏邊日月閑

淮南小山作招隱極道山中窮苦之狀以風切適世之士使無懸心其上肯深矣其後左太冲陸士衡相繼有作雖極清麗顧乃自為隱適之辭遂與本題不合故王康琚作詩以反之雖正在陸之誤而所述乃老氏之言又非小山本意也十月十六日夜坐許生挾琴過余書堂夜久月明風露淒冷生揮弦度曲声甚悲壯既乃更為招隱之操而曰穀城老人嘗欲為余依咏作辭而未就也余感其言

因為推本小山遺意戲作一闋以反之 援許生寫

呈穀城老者諸名勝請共賦之以備山中異時故事云  
南山之出桂樹之稠枝相樛高拂千崖素秋下  
臨谷之寒流王孫何處攀援久淹留 聞說山中  
虎豹畫嗥聞說山中熊羆夜咆叢薄深林鹿  
呦々狝猴與君居山鬼伴君遊君獨胡為自聊  
音留 歲云暮矣將焉求思君不見我心徒離憂  
南山之中桂樹秋風雲冥濛下有寒栖老翁  
木食澗飲迷春冬此間雖樂優游眇何窮



我愛陽林春葩晝紅我愛陰崖寒泉夜淙竹  
柏含烟悄青蔥徐行發商歌安坐撫孤桐不  
問簞瓢屢空但把明月甘長終人間誰樂此心  
誰與同右招南山之阿桂樹婆娑雲嗟峨下陰連  
蜨舊柯秋思渺：秋風多王孫不見攀援時寤  
歌岑寂空山良宵月華詰曲前溪春流迅  
波秀木盤紆雜青莎猿猴暮熊羆麋鹿友  
麋鹿霞荒忽淹溜奈何思君使我長咨嗟人間  
歲月驚心易蹉跎 出居中林散髮披襟出欽

峯慰此栖遲素心綠綺一曲傳清音超然忘世  
誰能其浮沉 遠汲寒溪烟雨晝陰獨宿空  
齋哀猿夜吟竹栢搖風更蕭森春蘭得芳紉  
秋菊伴孤斟此意寧論古今勸君與我同投  
簪倘伴歸去歌谷雲深古文招隱

恬退門

張乖崖少喜任俠學擊劍尤樂聞神仙事為  
舉子時嘗從陳希夷欲分華山一半希夷  
以紙筆蜀牋贈之公笑曰吾知先生之旨矣殆



欲驅我入閹處乎然性極清介居無妾媵不事  
服玩朝衣之外燕處惟紗帽皂絛一黃土布裘而  
已至今人傳其画像皆作此飾始及第時嘗以詩  
寄傅霖逸人云前年失脚下魚矶苦恋明時  
不忍歸為報巢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李  
順之亂年崖帥蜀有詩寄陳希夷云性愚不  
肯住山林剛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  
回頭慚愧華山雲皆其素志也

復齋漫錄云唐人詩有意効承平無功荅盛明灰

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道直身還泰恩深命  
轉輕梅塩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垂照  
青蠅謾發聲高陽舊田地終擬俟歸耕中書  
後堂 軒西壁有題灰心霜鬢之句者驗其  
筆蹟舊相李公迪之書也李入相時邊兵未動  
意在忍事之語晏元獻中書即事詩叙其事  
云慘：高槐落淒：餘菊寒粉墻多記墨聊  
為拂塵看正為此也苕溪漁隱曰蔡寬夫  
詩話以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之句是非衣



晉公作李文定嘗親書于中書壁間

蔡寬夫詩話云杜正獻公以清德直道聞天下而  
丰姿尤竒古年近七十髮鬢皤然無一莖黑者  
居相位未幾以歲旦請老一章得謝退居睢陽  
歐陽文忠公未顯時正獻推荐特厚及文忠為  
留守日與公酬唱文忠有答公見贈末章云報  
國如垂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  
遷熙寧初文忠致政歸汝陰時正獻捐館已十  
有五年矣文忠復用前詩題其祠堂云門生

今白首墓木已蒼烟報國如垂願歸耕寧

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黃泉

苕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云慶曆四年杜正獻拜  
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內降與恩澤者積數十  
十而面納上前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  
封還內降吾居禁中有求恩者每以衍不可  
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還也由是僥倖不悅出  
知兗州明年正旦上表曰臣年七十願還上即綬  
乃以太子少師致事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



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宰相賈昌朝疾之  
蔡寬夫云正獻居相位未幾以歲旦請老不  
言鎮東魯蓋闕文也

迂叟詩話云王太尉旦從車駕過陝魏野貽詩曰  
昔時宰相年：替君在中書十一秋西祀東封  
俱已了如今好伴赤松遊王袖其詩以呈上累  
表請退上不許召溪漁隱曰余按三朝正史  
云旦登柄用十八年為相僅一紀素羸多疾  
又以名位太重憂畏不自安連歲拜章求解

上素重其德望聞其引退甚不樂優詔褒  
答繼以面諭旦一日獨對滋福殿令左右扶掖  
而升復求遜位上覩其瘦瘁憫然許之則迂  
叟詩話以為上不許蓋誤矣其蔡寬夫詩話  
云遂得謝此言良是



詩話總龜卷第二十

後集

敬言句門

唐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曉苗發崔  
峒耿湓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  
十才子憲宗尤愛綸文至詔張仲素錄其  
遺藁故綸集中往往有贈諸人詩所謂目錄  
藏雲穴新詩滿帝鄉者送中孚之詩也引  
水忽驚冰滿澗向田空見石和雲者寄湓端  
之詩也擁褐覺霜下抱琴聞鴈來者同湓



宿旅舍之詩也風傾竹上雪山對酒邊人者  
題笛發竹間亭也桂樹曾同折龍門幾共登  
者寄端峒曉津之詩也司空曉亦有送中孚  
詩云聽猿看楚岫隨鴈到吳洲耿津寄曉  
云老醫迷舊疾朽藥誤新方李端寄綸云  
熊寒方入樹魚樂稍離泉苗起荅發龍池  
詩云暫別迎車雉還隨護法龍又贈夏侯  
審云詩成流水上夢盡落花間諸人更唱  
迭和莫非佳句蓋草木臭味既同則金蘭

契分弥篤尔史載郭暖進官大集名 李端  
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為尔請以起姓別賦端立  
獻一章又工于前起之妬賢徒增愧而端之捷  
思為可服也丹陽集

錢起與即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  
即然即豈敢望錢哉起中書遇雨詩云雲啣  
七曜起雨拂九門來宴李監宅云曉鐘過竹  
靜醉客出花遲罷官後云秋堂入閑夜雲  
月思離君對雨云生事萍無定愁心雲不開



亦可謂奇句矣士元詩豈有如此句乎贈蓋  
少府新除江南尉云客路尋常隨竹影人家  
大底傍山嵐題王季友半日村別業云長溪  
南路當群岫半景東鄰照數家此何等語余  
讀其詩尽未見有可喜處以是知不及起

遠甚 丹陽集

山陰野雪興難乘佳辰強飲食猶寒皆斡旋  
其語使就音律近集有天上嬌雲未肯  
同十年江海別嘗輕花下壺盧鳥勸提與

君蓋亦不須頌皆此法也黃常明詩話

賓客集添爐擣雞舌灑水淨龍鬚駱賓王

桃花嘶別路竹葉瀉離樽此体甚衆惟柳

子厚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一聯最工

云時藥閑庭迎國老開尊虛室值賢人

只似稱坐客而有两意盖甘草國老濁酒

賢人故也夢得又有藥爐燒姹女酒甕貯

賢人近于湯燖右軍矣余嘗為郊行詩云

江干食息呼扶老木末攀緣訝宛童乃右



今注禿鷲一名扶老爾雅女蘿謂之死童也  
又題一士人所居云但遣一枝居巧婦不殊大厦  
賀佳賓盖用爾雅注鷦鷯俗呼巧婦矣穀子  
雀一名佳賓言集人屋如賓客也樂天曾用巧  
婦對慈姑謝元暉善為詩任彦昇工于筆又  
云任筆沈詩劉孝綽稱第儀與威云三筆六  
詩故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後似倩麻姑婢處  
抓近人用之臨川云閑時用意歸詩筆靜外  
安生比泰山坡云水洗禪心都眼靜山供詩筆

總愁眉 黃常明詩話

唐朝人士以詩名者甚衆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  
之工名公先達為之游談延譽遂至聲聞  
四馳如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錢起以是得  
名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張祐以是得名  
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孟浩然以是得名  
野  
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韋應物以是得名  
野  
火燒不尽春風吹又生白居易以是得名  
敲門  
風動竹疑是故人来李益以是得名  
鳥宿池中



樹僧敲月下門賈島以是得名画棟朝飛南  
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王勃以是得名華  
裾織翠青如葱入門下馬氣如虹李賀以是  
得名然現各人詩集平處甚多豈皆如此句  
哉古人嘗謂嘗鼎一臠可以尽知其味恐未  
必然尔杜子美云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  
人死不休則是凡子美胸中流出者無非驚  
人之語矣讀其集者當知此言不妄殆非前  
數公之可比倫也葛常之詩話

李義山任弘農尉嘗投詩謁告云却羨卞和雙  
足一生無復沒堦趨雖為樂春罪人然用事出人  
意表尤有餘味英俊陸沉強顏低意趨跖諾  
虎扼腕不平之氣有甚于傷足者非粗知直己  
不甘心于病畦下紙不能賞此語之工也韻語陽秋

郭子稍學作十詩嘗賦梅花云玉屑裝龍腦雲衣  
覆麝臍何堪夜來雪香色兩淒迷留友人詩  
云良友問何濶春事遽如許勞君下鷗沙一葉  
繫春渚昨夢墮前世再見欣欲舞聊呼花底



杯酒面點紅雨狂歌謝貫珠清論雜揮塵驪  
駒未可歌妙句須君吐現此數語似粗知詩家  
畦疇學之不已必佳但恐其中墮爾韻語陽秋  
陸士衡大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  
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  
竦動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  
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  
味老杜句云句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句即

警策也呂氏童蒙訓

### 句法門

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拖春江  
流予亦江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  
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  
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之夏扇日  
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學者若能  
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輩同上

淵明退之詩句法分明卓然異衆惟魯直為能  
深識之學者若能識此等語自然過人阮嗣



宗詩亦然同上

徐師川云作詩回頭一句最為難道如山谷詩所謂忽思鍾陵江十里之類是也他人如此尤

句法安壯山谷平日詩多用此格同上

王荆公好集句嘗于東坡處見古硯東坡令荆公集句荆公云巧匠斲山骨只得一句遂逡巡而去山谷嘗有句云麒麟卧堊功名骨終身不得好對同上

莊子文多竒變技經肯綮之未嘗乃未嘗技經

肯綮也詩句時有此法如昌黎一蛇兩頭見未嘗拘管計日月欲進又不可君欲強起時難更坡云迨茲霜雪未茲謀待君必聊亦記吾曾餘人罕敢用黃常明詩話

徐師川云為詩文常患意不屬或只得一句語意便足欲足成一章又惡其不相稱但能知意不屬則學可進矣凡注意作詩文或得一兩句而止若未得其次句即不若且休養銳以待新意若尽力須要相屬譬如力不敵而苦戰一



敗之後意氣沮矣

苦吟門

山澤之儒多癯詩人尤甚子美有思君令人瘦  
樂天云形容瘦薄詩情苦豈是人間有相  
人又云貌將松共瘦心與竹俱空李商隱云  
瘦盡東陽姓沉人掉頭慙髮之苦豈有張  
願豐頰者哉沈昭略嘗戲王約以肥而癡荅以  
瘦而狂昭畧喜曰瘦已勝肥狂已勝癡黃常明詩話  
賈島詩如鳥從井口出人從岳陽來貫休此夜

一輪滿清光何處無皆經年方得句以見其詞  
澁苦思若非好事者誇辭亦繆用其心也同上  
荆公詩云力去陳言誇宋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而  
公平生文体數變暮年詩益工用意益苦故  
言不可不謹也後山詩話

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元白為力勅氣儼乃都  
會之豪估郊島非附於寒澁無所置才皆切  
中其病及自評其作乃以南樓山最秀北路  
邑偏清為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看題見



許此殆不可曉當局者迷固人情之通患如  
樂天所謂屬石破山先覩鏖迹發矢中的兼  
聽弦聲使不見其詩而聞此語當以為如何  
哉 蔡寬夫詩話

賈島詩有影畧句韓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詩  
曰客舍并州二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而今更  
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又赴長江道中詩  
曰策杖離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可到行客  
替生愁 冷齋夜話

孟郊詩蹇澁窮僻琢削不暇苦吟而成覩其句  
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  
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為仇而退之存其詩云  
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 隱居詩話

蘇子由云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  
詩云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懽出門即有  
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  
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之憂是以卒窮以  
死而李翱稱之以為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



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  
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  
憂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  
之非可以言命與郊異矣

詩話總龜卷第二十終

後集



